

# 先對異己寬容，才能對歷史寬容

文／謝鎮逸

主題：文獻機構與藝術創作者的共同創作經驗

日期：2021.09.26

主講：Annemarie Prins（荷蘭導演）、Nan van Houte（前荷蘭阿姆斯特丹 Frascati 劇院總監）

與談／主持：林之滄（獨立製作人）

《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是由柬埔寨表演藝術組織「Amrita Performing Arts」委託製作的紀錄劇場。荷蘭導演 Annemarie Prins 以及擔任該劇戲劇顧問的 Nan van Houte 在柬埔寨文獻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 DC-Cam）的協助下，以長達一年時間進行紅色高棉倖存者及其家屬的口述故事採集，最終在 2009 年首次審判前紅色高棉成員的法庭會議時期，於金邊同步首演。在集體憤怒與悲愴的社會氛圍中巡演時，劇中各方觀點不僅影響並帶動了社會辯證的張力，也在推廣上積累出長效性的能量，爾後數年來也有零星的重製與巡演。歷時許久的審判會議因為「前罪人們」老了或病了，致使正義無法得到完整伸展所帶來的集體挫折，許多人的恨意一直被延宕；以至於開始有不少人在思考是否要以寬容和堅強來放下過去的噩夢。相隔十年，演出製作團隊再度重製了一次屬於 2019 年的新版本；透過添加新一代歧見的劇本擴寫，因應時代氛圍的鬆動而作出新的對話關係。

「打破沉默」也意味著勇於提交歷史的證詞；其迫切性在於許多倖存者覺得過往遭受的屈辱和創傷「難以啟齒」，因而不願重提往事。這將導致事件與記憶無法被立體化，下一代也始終難以理解上一代人為何始終「不想提又不願放下」。法庭的審判進度與結果，也一再動搖了人們對國家司法系統的信任。與過去的歷史和解並不容易，尤其當涉及到以牙還牙的報復性意念，以及如何面對問責與卸責的問題。

2019 年重製版中有個新加入的橋段。演出中途一名「觀眾」衝上台對台上的演員喊停，並質問道：「為什麼都是恐懼？害怕什麼，為誰害怕？為什麼愧疚永不歇止？我尊重你和你的過去，但我不想淹沒在你悲傷的記憶中……」他娓娓道來，當他還小的時候，父親嚴禁他和他最要好的鄰居孩子一起玩耍，只因為對方的父親是前紅色高棉的劊子手。如果說，悲慘敘事會「繁衍」、侵蝕下一代的成長生命，而催生出更多的受害者，那麼世代因應不同的身份情境究竟還能有著何種對話？尤其當四十年前的創傷仍未得到撫平，挑戰只有更難。

與談人林之滄提問到，十年後的重製版對演員而言會否有什麼變化？這一題想當然是極為關鍵的；因為對於紀錄劇場而言，需要受啟蒙的絕不會僅是觀眾，也會包含重疊自我生命政治的表演者本身——在時間與現實生活的淘洗下，心境與表演的質變為何？意外的是，兩位講者表示在她們看來，演員們的身心靈狀態與十年前並沒有太大改變，兩者差異主要是表現在文本與觀點比例的調整。

此外，2012 年巡演至盧旺達時，加入了兩名盧旺達演員共同演出。這次的經驗讓她們印象深刻；不僅是因為紅色高棉與盧旺達種族滅絕事件有著許多社會情感的雷同性，而更是在荷蘭導演、柬埔寨演員、盧旺達演員的合作默契。他們三方的母語皆非英語，只能透過口譯作轉折的溝通，卻完全無阻他們理解彼此。該次「質變」的演出版本，可說是兩國演員與觀眾，藉由劇場場域共同為歷史創傷協商出更多層次的批判與反思。

與過去和解雖然是理想，但亦勿忘更多生成的恨是永恆的。紀錄劇場作為藝術形式所能做到的，無非是提供了公共對話與辯證的場所，讓所有眼淚、怨恨與不解在同一時空中並存在場，從而激發相互理解的契機。所謂「寬容」或許未必是對歷史咎責的全然放逐，反倒更應先體現在對異己立場的理解上；這或許就是《打破沉默》作為推廣及療癒型態的紀錄劇場，所能帶給我們的啟示。